

《天與地》的種種戲劇元素和主題因子，風靡了香港觀眾，一時間大家都彷彿「突然搖滾」——歌頌樂與怒精神、反抗建制、控訴THE CITY IS DYING。《天與地》最後一幕「樂與怒終極搖滾音樂節」更令人熱血沸騰，不論劇中人還是觀眾，個體完全融入電視熒幕中的搖滾騷。剎那世界大同，我們的胡士托實現於啟德跑道上——今天還在談《天與地》大概有點過時，這裡要談的，其實也不是《天與地》，而是與2012年1月1日晚上《天與地》大結局，同步上演的Hidden AGENDA《搬遷救亡音樂會》，和香港獨立音樂的宿命。

文、圖：梁偉詩



■ The Chariot Live in Hong Kong (Band : The Chariot)



■ Body Check：當結他大師Teddy Kumpel遇上恭碩良 (樂隊：Body Check Trio)



■ Syn Matter Live in Hong Kong (Band : Syn Matter)



我是你的樂與怒

——從Hidden AGENDA《搬遷救亡音樂會》談起

位於觀塘區工業大廈的Hidden AGENDA，是香港著名的自負盈虧音樂場地，曾被國際文化雜誌Time Out評為香港最佳LIVE HOUSE。由於所處的工廈將被「活化」，Hidden AGENDA不能倖免，不得不另覓同區新址繼續營運。告別前夕，一連四天於2011年12月24、25、31日及2012年1月1日舉辦《搬遷救亡音樂會》籌措搬遷經費之餘，亦連結起35個本土和外國獨立音樂單位於其中演出，包括My little airport、黃靖、意色樓等，向1200多名現場觀眾致意暫別。2012年1月1日晚上，觀塘高良工業大廈的候梯間一直擠得水洩不通，跟我們一起擠進貨梯的，還有準備參與演出香港著名獨立音樂人龔志成。

獨立音樂的秘密花園

甫踏進六樓的Hidden AGENDA，Hidden AGENDA的工作人員、表演單位和觀眾熱絡地打招呼，感覺像極了喜宴場合的久別重逢。媒體片面報道中的神秘不毛之地，原是一片喧鬧嬉笑的樂迷聚腳處，一如我首次踏足這裡的感覺——這裡真是家庭Feel的輕鬆角落。雖云是《搬遷救亡音樂會》，Hidden

AGENDA不見涕淚交流。我坐在場內沙發一隅，因為人頭湧湧，基本上是完全沒法看見台上的表演者，可是暫別前歡聚的情緒，卻把觀眾融進整個音樂氛圍之中。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年華AND FRIENDS的演出，唱出了迷幻騷靈感覺的〈跌跌撞撞〉、〈上帝不敢碰的石頭〉等歌曲，同場加演肯雅RAPPER的即興演出。這裡，原來是你不能想像的香港獨立音樂空間。

其實，早於兩年前的2010年1月，在政府活化工廈政策刺激底下，原址於觀塘區另一座工廈的Hidden AGENDA已搬遷過一次。臨行前舉辦了一連兩天的《馬上封音樂會》，超過20隊樂隊與及街頭藝術表演者參與演出。落戶高良兩年，舊址仍然空置，轉戰高良的Hidden AGENDA再度面對「馬上封」的難題。兩年間Hidden AGENDA不斷有新血、新觀眾加入，繼續與獨立樂隊音樂人相濡以沫；歷計約300多個音樂單位踏上過Hidden AGENDA的台板，也有放映會、論壇、工作坊、新手試演計劃等等的藝文活動。被評為最佳音樂展演場地外，就是法國文化協會、康樂及文化

事務署等都使用過Hidden AGENDA，儘管這裡一直沒有適用的牌照可以申請。

工廈藝術空間被迫「出走」

可惜的是，在現行政策下工廈裡所有的音樂展演空間、展覽、劇場等等都違法。縱使Hidden AGENDA主動聯絡政府部門商討對策，卻不斷受到地政署、食環署和屋宇署的阻撓。據悉地政署一再以「釘契」要脅現址業主，雖然業主明白並支持文化事業，但在政府壓力下只能終止租約。Hidden AGENDA只好高調舉辦《搬遷救亡音樂會》牽動各界關注，促使政府為堵塞當前文化政策漏洞。站在樂迷的角度，援引五、六十年前的工廈物業用途，來限制城市音樂空間的發展，實在匪夷所思。正如Hidden AGENDA的發言人所言：「我們覺得實際上是政策出錯，Hidden AGENDA沒有停的理由，並決定嘗試在原區尋找新地方……每一次被迫走，每一次都想放棄，但最後又不捨得，好像一定要繼續行。」

近月，香港INDIE界正是多事之秋，先後傳出西灣河「蒲吧」LIVE HOUSE

結束營運和獨立搖滾樂隊FALSE ALARM解散等令人沮喪的消息。西灣河的「蒲吧」LIVE HOUSE，一直在蒲窩青少年中心的旗幟下營運。去年年底獲其資助機構和富社會企業通知，由於架構及資源重組等事宜，決定於2012年起改變蒲窩發展方向，所有青少年藝術發展項目將會暫停。於是「蒲吧」便於2011年12月17日舉辦《蒲窩最後一gig音樂會》，共有十多個香港樂隊單位撐場演出，讓過去與蒲窩一起成長的音樂人再聚首，標誌著本地樂隊如何在不完美的空間追尋獨立的夢。

「蒲吧」告別的同一天，即2011年12月17日，獨立搖滾樂隊FALSE ALARM同時舉辦最後一次演唱會，名為《願來世再繼續分音樂會》。FALSE ALARM成軍12年，歷來推出三張專輯。2003年首張同名專輯《FALSE ALARM》中，有講述大學生感情生活的〈Eat And Sing〉及樂隊經典〈Biological〉；2005年的《The Time Is Coming》，展示出樂隊成員對搖滾音樂歷史的資深知識，可惜如此深奧艱澀的搖滾典籍，絕不是易啃之作，幾乎注定了要被束之高閣。FALSE

ALARM第三張亦是最後一張專輯《世界真係好捱大同》，乾脆於告別演唱會當日面世，造就最完美的自嘲——誕生即告別。

還是要樂與怒

諷刺的是，當電視台、電台等主流媒體在2012年元旦蜂擁到Hidden AGENDA，爭相採訪Hidden AGENDA搞手、為《搬遷救亡音樂會》抱不平之時，卻一直對西灣河「蒲吧」和FALSE ALARM置若罔聞。未許不是「地產霸權」的陰影太深入人心，社會急需一個「受害者」來寄予同情、宣洩憤怒，於是《搬遷救亡音樂會》現場在死忠粉絲以外，還吸引了不少慕「受害者」之名而來的觀光客——正如家庭觀眾看罷《天與地》的結局「樂與怒終極搖滾音樂節」，馬上便消費了一種虛擬的大和解，似乎順便也彌補了人生中不能完成的理想，撫平了庸碌營役而來的皺紋，可以維持一種安全適當的距離看大結局，直至消失天與地。

Hidden AGENDA將於本月新址重開，《天與地》縱然曲終，你，還是要樂與怒。

如何讓藝穗超越藝穗？

文：小西

轉眼間，「澳門藝穗節」已經是第十屆了。除了中間兩度停辦之外（2006與2008年），差不多每年年末，都有兩三個星期，你會在澳門的大小表演與展覽場地，甚至大街小巷，找到各適其適的文化藝術節目。

「藝穗節」(Fringe)這個活動形式，源自著名的「英國愛丁堡藝穗藝術節」。事緣1947年英國愛丁堡藝穗節期間，有八個藝術團體未獲主辦單位邀請，於是決定另起爐灶，自行籌劃節目，與愛丁堡藝穗節的演出分庭抗禮。他們以藝穗(Fringe)自居，結果大受歡迎，而藝穗節亦成為了全世界最大最受歡迎的藝術節之一，到開花結果，遠的有法國亞維儂藝術節，近的則有台北藝穗節、韓國藝穗節、香港藝穗節、澳門藝穗節等等。藝穗節的精神，在於開放與自由，基本上，參加的表演者均未經評審或挑選，因此，你可能會在藝穗節看到具前瞻性的實驗作品，碰上藝壇的明日之星，也可能看到奇爛無比的幼稚之作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多年以來，我們總會在澳門藝穗節找到年青人的身影。

當城市變成主題

簡言之，「實驗」是藝穗節的關鍵詞。我們知道，首屆澳門藝穗節由前澳門市政廳於1999年舉辦，以「歐洲小劇場視窗」為題，邀請了不少來自歐洲、亞洲及本地青年藝術家，推出具創意的演出與節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首屆澳門藝穗節有不少節目都突破演出空間，選擇在大橋、巴士內、阿婆井等地點，跟觀眾碰面。而這也成為了歷年「澳門藝穗節」的傳統，例如在今年澳門藝穗節中，台灣默藝人姚尚德便在營地街市一樓的豬肉檔，演出了他的《博物館》。

澳門藝穗節的這一種演出空間的實驗取向，後來更發展為2000年的「生活·藝術·無限」以及2002年的「全城舞台」的主題，2009年澳門藝穗節更乾脆易名為「澳門城市藝穗節」，那種「強調生活就是藝術，藝術就是生活」(2000年的口號)，將創作與城市景觀結合的取向，一直沿用至今。換言之，「城市」逐漸由澳門藝穗節的背景演變為該節的主題。

事實上，只要我們拉開視野，對於這種將城市變成主題的做法，我們應該不會感到陌生。就以差不多有三十年歷史的香港藝穗節為例，自1999年開始，香港藝穗節也易名為我們所熟



■台灣默藝人姚尚德的作品。

知的「乙城節」。然而，城市到底為什麼會成為藝穗節的主題？而這對於標榜藝術上的實驗性與開放性的藝穗節傳統來說，是好事，還是壞事？

尋回全球化年代的實驗精神

我們知道，八十年代以來，隨著全球化步伐加速，創意文化經濟抬頭，面對全球經濟的激烈競爭，全球各地城市（尤其是「全球城市」(Global City)）愈來愈着重加強自身的基建以及軟體（所謂硬實力與軟實力），來吸引全球流動的資本、人材與消費者。在這個全球化競爭效應下，愈來愈多的城市把大量資源投放到文化領域，希望借此為城市刷新面目，建立令人眼前一亮的「城市品牌」(City Branding)。而事有湊巧，這一股重新打造「城市品牌」的風尚，正好在上一個世紀九十年代末（尤其在1998年金融危機後），配合文創產業論述的興起，吹進不少的亞洲城市。

因此，我們不禁要問：由「澳門藝穗節」到「澳門城市藝穗節」，由「藝穗」到「城市」，十年下來，「澳門藝穗節」是否已偏離了「藝穗節」原來所強調的實驗與開放的精神？主題化與實驗性又是否天生的死敵？換一個方式問，在全球化年代，我們又如何才能尋回藝穗節應有的實驗精神？

本文文題「如何讓藝穗超越藝穗？」是台北劇場工作者張吉米，今年在「澳門藝穗節」的講座主題。事緣張吉米有感於過去三屆官辦的「台北藝穗節」的官僚與沉悶，於是決定以搞鬼的精神搞個「節中節」。表面看來，無論在名字、文宣等各方面，這個「節中節」都跟官方的「台北藝穗節」無異，這可算借力之舉，以官方的資源（補助金），寄附官方的文宣渠道，另開一片天。用我們理解的流行語言說，那是「騎劫」。但跟官方「台北藝穗節」的取向不同，雖然這個「節中節」對參加的表演者均未經評審或挑選，但卻把所有節目集中在幾個鄰近的場地中，並通過不同的方式（例如跟參加的表演者的每日派對），加強參加的表演者之間的連繫與交流。換言之，這個「節中節」嘗試以組織與企劃上的實驗，來延續、更新與開拓藝穗節該有的實驗精神。面對城市的主題化，台北藝穗「節中節」的經驗，的確為我們思考「如何讓藝穗超越藝穗？」，打開了另一扇窗。

活動推薦

《樂聚一小時：Good Music This Lunch》

香港小交響樂團《樂聚一小時：Good Music This Lunch》自推出以來，深受中環區上班族歡迎，為他們忙碌的一天添上悠然一刻。音樂會每次也為大家獻上富有特色的音樂作品，下一次的午間音樂會，樂團成員會演出兩首作品，包括莫扎特的C大調三重奏KA229之1及葛利格的G小調弦樂四重奏。免費入場，歡迎觀眾自備午餐，利用午飯時間輕鬆賞樂。

時間：2月7日 中午12時45分

地點：香港大會堂低座大堂

免費入場(節目約長45分鐘)

查詢：28363336 / info@hksinfonietta.org, www.HKSL.org



■張鈞量 Woodron Leung攝

太古新力量：「馬林巴的色彩——張鈞量」

馬林巴琴音色悅耳，在演奏家張鈞量手上更是千變萬化，色彩斑斕。張鈞量被形容為近年來最出色及最有才華的馬林巴琴演奏家之一，除了出神入化的琴技外；由他改編或親自創作的作品亦廣受好評。3月，這位備受矚目的年青好手將會來港獻技；帶來一首由他親自改編的作品——正是大眾耳熟能詳的《藍色狂想曲》，肯定令觀眾耳目一新。音樂會上，張鈞量和港樂亦會在新加坡指揮陳康明帶領下，亞洲首演作曲家盛宗亮為馬林巴琴和管弦樂團創作的幻想曲——《絳》。其他節目還包括巴托和米堯的作品。

時間：3月23日、24日 晚上8時

地點：香港大會堂音樂廳

查詢：27212030, www.hkpo.com



■張鈞量 Woodron Leung攝

《雄糾糾蒙地卡羅芭蕾舞團》

屢獲殊榮的國際級表演組合《雄糾糾蒙地卡羅芭蕾舞團》以全男班演出古典芭蕾舞劇，才情橫溢、幽默惹笑。全男班舞團共14位舞者，同時演繹男角及女角，集剛勁與柔美於一身，其閃亮耀目、熱鬧歡笑的效果，贏得各界激賞，遍及全球的粉絲群親切地直稱他們為「雄糾糾」(The Trocks)。這場芭蕾舞巧妙地將諧謔的喜劇元素融入精湛的古典芭蕾舞步當中，莊諧並重。團隊同時藉着這個趣味盎然的表演，以高超的芭蕾舞造詣與藝術性，表達他們對芭蕾舞由衷的熱愛。

時間：5月15日至20日

地點：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

具體場次時間查詢，請瀏覽 www.lunchbox-productions.com。



■雄糾糾蒙地卡羅芭蕾舞團